

怪诞~一个哥特史诗

作者:GE Graven



第十章



地狱与历史如今已如巴比伦城长久以来饱受罪恶折磨的罪恶般交织在一起。正如1331年发生的那样,中国中部一座偏僻的寺庙发生爆炸,一只死鸟从其最隐秘的角落里,将路西法的讯息带向了世界各地。

在长达十七年的令人作呕的岁月里,腐臭的恶臭如同神圣而邪恶的瘴气般笼罩着蒙古王国。黑死病便是魔鬼的疾病。这致命的毒药从大陆腹地散发而出,持续腐蚀着这片广袤的亚洲王国。到了1347年,这股死亡和疾病的浪潮已经蔓延至蒙古最南端的海岸,抵达了黑海。

以及其新兴的热那亚港口城市卡法。

黑海 - 卡法 - 1347年10月

热那亚人发现通往远东和克里米亚的全水路贸易路线后,亚洲海港卡法发展成为热那亚商人的繁荣门户。他们从蒙古丝绸之路收集珍稀贵重的商品,并运往欧洲各地。然而,到了1347年末,丝绸之路却给热切的热那亚商人带来了一份截然不同的礼物:黑死病。

卡法城墙立即关闭,以抵御进一步的感染。与此同时,在其他地方,成千上万的蒙古人正在腐烂,病情丝毫没有缓解。热那亚商人的恶名像瘟疫一样迅速传播开来。据说这些西方的外国人使用了他们“邪恶的基督教魔法”,施下了万恶之源的诅咒。

因此,幸存的军阀们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蒙古鞑靼军队,向这座设防城市发起冲锋,企图将这头殖民巨兽驱逐回它来时的大海。然而,凭借着坚固的弩兵、长矛兵和高超的战略,卡法守住了它在克里米亚的领土。

曾经宁静的乡村渐渐发生了变化:往日里秋叶的清香和鸟鸣声弥漫在连绵不断的森林中,如今空气中却充斥着嘈杂的声音。

空气中弥漫着冲突的气息。蹄声隆隆地踏在冰冻的地面上。皮革、汗水、污秽和挥之不去的腐烂气味。远处传来凄厉的叫喊声和野兽的嘶鸣。起初,对这座城市的袭击零星分散,但随着战役的推进,袭击变得越来越有组织、越来越猛烈。尽管如此,热那亚人还是顽强地抵挡了蒙古人的进攻长达三个月之久。直到鞑靼人一波又一波地用复仇的怒火冲锋、怒吼呐喊,却又无比英勇的蒙古人攻破了卡法的城墙。1347年春天,天气转暖,樱桃树也开始凋零。

鲜花盛开,热那亚人的鲜血却从城墙中渗出。物资匮乏,兵力不足,被困的居民们不得不接受看似不可避免的结局。鞑靼人即将攻占这座城市。

然而,战局骤然逆转,鞑靼人遭遇了一场非同寻常、或许是神意安排的命运转折。风向突变,路西法的灼热气息席卷了蜂拥而至的军队,瘟疫终于侵入了鞑靼人的军队。短短数日之内,整个乡村都弥漫着腐烂蒙古人的恶臭,方圆数里之内,腐烂人肉的气味令人作呕。鞑靼领主们惊恐万分,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庞大的军队溃败,整整一个军团倒下;他们肿胀、焦黑,被疾病摧残殆尽。

难怪鞑靼人会因自身衰弱而感到沮丧和羞愧。他们极其重视文化和宗教信仰,视之为至高无上的荣耀,甚至超过了对生命逝去的恐惧。蒙古武士大多深受这种严苛的社会观念蒙蔽,而这种观念又经过几个世纪的根深蒂固的灌输,他们只认同一种生活方式,也只接受一种死亡方式。对蒙古人而言,生死非黑即白,尊严与耻辱之间没有丝毫混淆。在他们看来,战死沙场是光荣的,而死于疾病则不然,疾病会给整个家族带来耻辱,并永远烙下他们的印记。

幸存者背负着血统不纯的社会污名。

许多蒙古人因发烧而发疯,饱受折磨,却展现出一种最光荣的……

在死亡的威胁下,他们发起大规模的自杀式袭击,冲击卡法城墙。那些体力不支、无力战斗的散兵游勇踉跄着走出城墙,如同受尽屈辱的乞丐,乞求着一束热那亚弩箭,以平息他们的痛苦,拯救他们的家人免于遭受这注定且耻辱的命运。或许,鞑靼战士们以某种隐晦的救赎为代价,奋力冲向城墙的基座,将他们人数上的优势化作一道不断延伸、苍蝇横飞的血肉阶梯,让他们的蒙古同伴得以攀爬他们最英勇的遗骸,最终登上城墙。

随着时光流逝 当太阳落入暮色,海风转向大海,热那亚殖民者们便在成千上万人的刺鼻恶臭中窒息而亡。

鞑靼人心生怨恨。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坚守着自己的城市,祈祷瘟疫最终能摧毁蒙古民众的意志。撇开人数和防御工事不谈,时间对双方军队都不是盟友,因为热那亚人的补给消耗速度与瘟疫夺走新招募的鞑靼战士的生命速度一样快。因此,双方军队似乎陷入了僵局。

然而,历史早已证明,在每一次战争艺术的运用中,人类都不过是可随意牺牲的棋子。毕竟,战争艺术并非源于尘世 它完全是神圣的创造,甚至在建造地狱之前就已经构思完成。那时,无数天上的天使为了对抗他们尘世的兄弟姐妹 守望者及其十人首领 而武装起来。其中一位天使姐妹尤其了解战争的奥秘。如同天使阿波罗一样,路西法也是上帝最尊贵、最受宠爱的天使之一,她知晓上帝宏伟计划的大部分内容,包括战争与征服的艺术。然而,与阿波罗从天界优雅陨落不同,路西法尔堕落后,立即利用她对创造与毁灭的敏锐洞察力影响人类,为人类提供新的工具和策略,使他们能够对同胞发动更加有效的战争 大炮、长弓和穿甲锥箭只是她邪恶低语中设计的最新毁灭性武器。如今,她又低语新的秘密,战争艺术再一次进化,融入了路西法尔致命的新理念。当她用邪恶的低语感染垂死的鞑靼领主的耳廓时,他们便明白了这一点。

她那令人发指的人类灭绝策略是:细菌战。

决心驱逐热那亚人,再加上路西法尔的最新启示,诸神……

他们召集了十三台最大的投石机,命令军队投掷他们将阵亡战友的尸体倾倒在封闭的城市中心。这些尸体均匀地散落在卡法城的城墙上,死亡机器永不停歇。日夜不停,源源不断的瘟疫蒙古人如雨点般倾泻而下,砸穿屋顶,碾压毫无防备的路人。如此骇人的运送速度,殖民者根本来不及焚烧尸体,鞑靼人便将尸体抛过城墙。烧焦的头发和皮肤散发出的恐怖气味,与腐肉的恶臭交织在一起,令这座封闭的聚居地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恶臭。卡法仿佛被地狱吞噬。在一棵樱桃树最高的枝头,一只孤零零的乌鸦发出两声 又一声。

卡法城被包围,几乎所有补给都已耗尽,于是他集结了十三艘最大的远洋船只,做好迅速撤离的准备。热那亚的水手、士兵和商人洗劫了这座城市的财宝,将所有无价之宝塞满了船舱:金银;亚洲玉器和精美陶器;鞣制过的兽皮和捆扎好的毛皮;未经加工的宝石和珍稀珠宝;以及成桶的香料和香水。

当他们把舰队的船体装满货物后,便拆掉了城里木结构的木板,用更高的围墙将船甲板围起来,以便容纳剩余的货物。城里最珍贵的财产被洗劫一空后,十二艘船趁着夜色悄悄驶离了港口。船员们

第十三名士兵留了下来。他们彻底焚毁了这座城市,所到之处,只留下一片熊熊燃烧的火海,随后便追上了撤退的舰队。

圣戈德贝尔塔号是十三艘帆船中最大、最适航的一艘。她巨大的柱状横梁横跨双层加固的搭接式船体,高耸的桅杆、横桁和帆让她护送着庞大的船队驶向热那亚。船员们后来对甲板进行了改造,从卡法的建筑中借用木板,在舷缘上方筑起了一道高墙。为了应对远洋航行,金属扣环固定住一张绳索网,用来捆绑她过多的甲板货物。

她比大多数远洋商船都要大,是当时最新建造的,也是热那亚造船厂的骄傲。U形后甲板位于她满载货物的船尾上方。

甲板之上,宽敞的艏甲板延伸至笔直的船首。即使不装载数十吨卡法货物,她的排水量也接近144吨。她真可谓是海上巨兽,如果真有这样的巨兽存在的话。

然而,她并非空无一物,而是塞得满满当当,船身沉重地浸在水中,十二个桨孔紧贴着海浪。这仅仅是她从卡法到热那亚的第八次航行,却将是她最艰难的一次。远远超过了她的

设计载重有限,哪怕最轻微的意外或误算都可能让她和船上的二十四名水手坠入海底。在清晨繁星点点的夜空下,伴着海风的轻柔吹拂,“圣戈德贝尔塔”号率领着满载货物的船队,驶过平静的黑海,朝着家乡方向的远方驶去。

十几艘满载货物的商船吃水很浅,沉重地航行着;船体木材不堪重负,在翻滚的海浪中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装满财宝的船舱里弥漫着咸腥和腐烂的气味。男人、女人和孩子挤满了每一寸土地。

他们的甲板上,却没有人说话。船上的几个婴儿太虚弱,哭不出来。

的确,热那亚殖民者带着所有财宝逃离了鞑靼人的亡魂,留给他们的亚洲敌人的只有一片焦土。然而,尽管他们的逃亡看似干净利落,却忽略了天使的干预。当路西法介入历史时,她便会播下历史的种子,常常以苦乐参半的后见之明来塑造未来。热那亚人安全地离开了卡法;

然而,他们最终还是没能逃脱自己悲惨的命运,而这正是路西法狡猾地预先安排好的。航行仅数日,舰队中便有多名成员染病身亡。幸存的水手们将死者抛入海中,同时将病情日益严重的病人隔离在下层甲板。

他们躲在船尾附近。他们争取了足够的时间,用桶装盐水冲洗甲板,以控制致命传染病的蔓延,清除感染者排出的污物和体液。即使采取了如此恰当的预防措施,他们也丝毫没有意识到,比起藏在甲板下的偷渡者,他们的同伴才是真正的传染源。当舰队绕过……

在意大利最南端,死者人数几乎是生者的两倍。途中,那艘载着将卡法夷为平地的海员的船只与舰队失散,漫无目的地漂流,最终消失在平坦的海平线上。十二艘船如同一具具执拗的漂浮棺材,继续向前,穿越荒芜的大海,唯一的动力便是……

他们渴望见到热那亚港。然而,绝望最终驱使着“圣戈德贝尔塔”号驶向大海。水手们疲惫不堪,勉强维持着索具的运转,而热那亚仍然遥不可及,她只好调转船头,率领舰队驶向最近的港口——西西里岛的墨西拿港。

黑死病舰队仅有十几艘破旧的商船,船上载着逃亡的民众和寥寥几名垂死的船员,却奇迹般地在历史上留下了印记,并被后世铭记为欧洲水域历史上装备最简陋、杀伤力最强的舰队。而从水下深处,人们也看到了这一切。

“地球,”路西法冷笑道。

山口

夕阳西下,隐没在深秋阴沉的云层之后,法国腹地笼罩在一片漆黑而异常寒冷的夜色中。树枝断裂,狗吠不止,除此之外,寂静无风的夜晚再无其他声响。地下深处,一个男孩粗重的呼吸声在黑暗中回荡。在山口深处,一个身披长袍的身影正艰难地沿着陡峭的通道向上攀登,朝着洞穴的方向走去,肩上挎着一个装满水的水袋。他把水袋放在洞壁附近,猛地将注意力转向即将熄灭的篝火。新添的木柴和新的火焰映入眼帘,拉撒路的兜帽已被塞进腰带里。一头乌黑的长发垂落在男孩肮脏而忧郁的脸上,他的眼睛在火光中闪烁,如同两颗闪亮的蓝宝石。除了他呼出的气息,只有他瞳孔的微微收缩,在摇曳的火光中,打破了这静止的瞬间。

拉撒路坐在石头上。为了驱散早已侵蚀他四肢的持续寒冷,他拉起长袍的兜帽遮住身体,将双脚抵在炽热的煤炭上,用新出现的火光温暖双手。然而,火焰却越烧越旺,

火焰熊熊燃烧,拉扎勒斯的瞳孔在蓝色的圆圈映衬下如同针孔一般。他退后一步,远离那炼狱般的热浪,它已将洞穴中一丝丝寒意吞噬殆尽。高高的头顶上,橙色的光影在成千上万只蝙蝠的聚集体上跳跃舞动;它们无数的眼睛在火光中反射,仿佛……

繁星闪烁的夜空。烟雾袅袅升起,汇聚在洞穴顶棚上。

几只蝙蝠腾空而起,盘旋在洞穴上空。拉扎勒斯摘下兜帽,检查自己呼出的白雾,发现已经消散了。洞穴里温度迅速升高,更多的蝙蝠也随之活动起来。

男孩离开火堆,目光始终锁定在蝙蝠身上,攀爬着层层叠叠、高低不平的岩架,向洞穴上层进发。他时不时回头,从更高的位置观察蝙蝠,然后再继续向上攀登。无数双黑亮的眼睛注视着他稳步向上的步伐;然而,蝙蝠并没有像他最初预想的那样四散逃窜。相反,它们纹丝不动地贴着洞顶,似乎和拉撒路一样,对它们充满好奇。男孩爬上了最高的岩架。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长袍,同时打量着洞顶上那些炯炯有神的眼睛。

“你暖和吗?”他大声问道。“你能教我吗?”男孩的呼喊声响彻洞穴,几只蝙蝠从栖息处飞落,加入到盘旋在洞穴周围的其他蝙蝠之中。更多的蝙蝠也纷纷效仿,洞穴里顿时充满了扑腾的翅膀声。

总而言之,看起来他们似乎轮流向殖民地展示自己的价值,而民众则像天上的审判官一样紧盯着他们,评判最新一位表演者的飞行技能。即便他们并非被审判,拉撒路也肯定密切关注着那些选择飞行的人。

男孩终于脱去了衣服。他稳稳地坐在岩壁上,身上只围着一条腰布,戴着一副脚套。他那对威武的蝙蝠般的翅膀舒展开来,模仿着他那些小老师们的翅膀动作。虽然每只蝙蝠都不一样,但拉扎勒斯从中分辨出,它们飞行时的翅膀动作都是一样的。上升时翅膀收拢拍打,突然减速时翅膀张开,俯冲时翅膀收拢。他的眼睛四处张望;翅膀拍打着空气;他绞尽脑汁地思考着其中的原理——蝙蝠飞行技巧中展现出的种种形态和必要方法。就这样,在那个夜晚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向他的洞穴伙伴们学习。

黎明前的一个小时,蝙蝠们闭上了它们那双黑豆般的眼睛,沉浸在颠倒的白日梦中,拉撒路也结束了他的晚间课程。疲惫、饥饿、寒冷,翅膀也隐隐作痛的拉撒路重新穿上长袍,爬回洞穴的地面。他添满柴火,从装满食物的袋子里拿出一些食物。最后,他坐在篝火旁的一块石头上,旁边放着一个水袋,狼吞虎咽地吃着薄饼和腌肉条。这时,阴影中一丝变化吸引了他的注意。

黄色的眼睛闪闪发光!

“嘶!”拉撒路把嘴里的食物吐了出来,从石头上摔了下来,向后踉跄了几步。只见在洞穴入口处,一双闪闪发光的、独立的眼睛似乎漂浮在黑暗中。如同两轮明月,悬浮在洞穴地面附近,这些光球反射着火光,灼烧着拉撒路。

“谁在那儿?”拉扎勒斯小心翼翼地问道,耳朵向后贴着,瞳孔睁得大大的。他的眼睛一眨不眨。拉扎勒斯嗅了嗅空气,竖起耳朵,发现空气中弥漫着一丝淡淡的气味,呼吸也变得不规律,原来是某种动物在嗅探空气。

这时,一头黑野猪哼了一声,从通道的阴影中走了出来。拉撒路松了口气,站起身来,拍了拍长袍上的灰尘,一边拍一边轻笑。“为什么,你这头猪!我在书里见过像你这样的家伙!”受惊的野猪转身朝洞穴入口跑去,却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拉撒路一眼。

“哦,别走!我没有恶意。我现在要坐下了。”拉撒路轻轻地走到石头旁,静静地坐了下来。野猪转向拉撒路,走了几步,停下来嗅了嗅空气。

“你饿了吗？”拉撒路问道。他从脚边拿起一块肉，他把它摆在显眼的地方。“来，吃吧。”野猪却保持着距离。“给你。”拉撒路把肉扔到离那动物几英尺远的地方。那动物不安地看着拉撒路和那块残羹剩饭；最终，它走了过来，嗅了嗅，然后狼吞虎咽地吃掉了肉。接着，它盯着拉撒路，似乎在等着吃更多。

“你也喜欢吃面包吗？我不喜欢 太干了。”拉撒路扔出一大块扁面包。野猪叼起面包，爬出了洞穴。

“等等！别走！”拉撒路追了上去。在外洞里，他绕过洞口，看到野猪正攀爬过岩脊。山顶上，绯红的云朵铺满了天空 黎明破晓。拉撒路猛地退回黑暗中。

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疲惫。他拖着脚步回到了洞穴。

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拉扎勒斯继续学习，他的翅膀逐渐变得强壮，足以让他离开地面；然而，由于翅膀仍然太弱，无法支撑他的体重，拉扎勒斯只能在洞穴地面的石头顶部之间进行短距离的低空飞行。

随着时间流逝，拉扎勒斯的作息也与蝙蝠们趋于一致，白天睡觉，以便在它们最活跃的时候观察它们。夜晚越来越冷，霜冻也时常出现。当柴堆里的柴火逐渐减少时，他便离开洞穴，到山口背面去捡柴。随着篝火的烟雾不断升腾，越来越多的蝙蝠离开洞穴，去别处寻找不受打扰的栖息地。当近四分之一的蝙蝠消失后，拉扎勒斯开始注意到洞顶上曾经被蝙蝠覆盖的地方出现了光秃秃的斑块。然而，这些日子里，拉扎勒斯的注意力并不完全集中在蝙蝠身上，因为在他完成观察之后，每到日出时分，那头野猪就会来到山口，和他一起享用晚餐。他们确实饱餐了一顿。

西西里岛 - 墨西拿港

一个身着华丽服饰的西西里男孩站在岸边，一群海鸥在他周围盘旋，争抢着他手中的碎面包。他乌黑的长发和鲜艳的衣衫在微风中飘动。他把最后一点面包屑举向天空，紧闭双眼，脸上带着一丝苦笑。一只海鸥叼走了他指间的面包屑，他咯咯笑着，猛地把胳膊拽了下来。男孩用手遮住刺眼的阳光，双手交叠在额头上，凝视着西南方向的海平线。两个黑点出现了接着，第三个也出现了。

“妈妈！船！”男孩回头指着大海喊道，“四！五艘船！还要更多！”

圣戈德贝尔塔号率领其庞大的商船队驶入墨西拿港。她船尾低矮,船头高耸,劈波斩浪,船上满载着一座陷落城市的大量珍贵残骸。如同幽灵船一般,她空荡荡的甲板在持续不断的浪花中闪闪发光;然而,至今仍不见船员掌舵。

她既不扬帆远航,也不在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摇晃或倾斜。尽管她深深地陷在水中,载着数吨沉重的货物,但只有几只跳蚤和一篮老鼠才能真正展现她所载货物的重量。这些昆虫和啮齿动物的重量不过一袋大米,却足以压垮数百万人的脊梁;摧毁欧洲所有王国的柱石和石板;夷平整个欧洲大陆的地势。

码头上聚集了大批行人和过路人,他们前来观看当时罕见的景象:一支庞大的船队,似乎能够航行于最广阔、最险恶的海洋。数百名热情的男孩和衣衫褴褛的农民挤满了码头。

该港口试图占据靠近绳索桩的更多稀疏码头空间。他们争相争取成为卸货的雇工。由于船队如此庞大,他们确信,被选中卸货的人将获得数天的丰厚报酬。劳作开始了。男人们互相推搡、抱怨,摔跤的男孩们扬起尘土。港口挤满了人,拥挤的人群涌上街道。熙熙攘攘的城市突然停了下来,人们驻足观看驶近的舰队。

旁观者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码头根本无法安全地停泊如此庞大的舰队。尽管如此,舰队依然奋力前行,其不断壮大的身影遮蔽了地平线。

一位身材魁梧的港口船长和他的两个船匠站在高高的木平台上,俯瞰着拥挤的码头。这位沮丧的船长挥舞着一面红旗,示意驶近的船只松开锚链。“没错,先生。这些不是我们的船也许是葡萄牙的,”其中一个船匠眯着眼睛望向大海说道。

另一名搬运工拍了拍船长毛茸茸的肩膀。“他们到了,先生。”那人放下旗帜,回头望去,只见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正穿梭在人群中。他们头盔上耀眼的阳光,加上他们拉长的队形向前推进,宛如一条闪着寒光的火虫,在人群中穿梭,蜿蜒向码头驶去。他点点头,将目光重新转向那支势不可挡的舰队,挥舞着旗帜,试图发出求救信号。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圣戈德贝尔塔号已经冲破了墨西拿港的外围防线。

船长的担忧他的港口铁匠们显然都明白,他们也同样站在船长一边。

他们敬畏地看着这支舰队,它此刻正像疾驰的巨轮般向他们逼近。

公海。按照惯例和规则,大型船舶安全靠泊,例如:

这些船只本应扬帆起航,桨橹划桨,在港口航行时保持稳定。然而,“圣戈德贝塔”号只有一半的帆固定在横桁上,其余的帆仍然展开,随风飘荡。主索具的绳索缠绕在一起,垂挂在桅杆和横桁上。只有三支桨无力地划动着,根本无法阻止船只的航速。

“他们紧紧地贴着我们,船长!”一个港口铁匠喊道,“他们身后是一片茫茫大海!”他指着紧随“圣戈德贝塔”号之后的那艘船,那艘船帆张得老大,却没有桨。“还有下一艘她就像个滚下木板的木桶 她的帆也张得老大!瞧瞧她,船长,她正横冲直撞呢!”

开门!我来打电话吗?

船长用手拢住嘴,挥舞着旗帜,朝着正在驶近的舰队高声喊道,舰队此时已开始挤满海湾。

“起航!收起桅杆!船头转向船尾!调转你们的 ”

其中一艘船撞毁了一艘小型渔船,渔船残骸被渔网拖拽着,渔网缠绕在船头。船长扔下旗帜,命令船匠们继续执行命令。

他们立刻听从他的命令。其中一人转身,抓起悬挂的金属槌,敲响了一口巨大的管钟。另一人则在震耳欲聋的钟声中高声呐喊,挥舞着手臂,命令人群离开码头。恐慌随之而来,人群慌乱地奔逃到港口边缘,互相践踏。士兵们嘶吼着,拼命地试图组成一道人墙。

墨西拿城里无数民众的目光都紧紧盯着“圣戈德贝尔塔”号,只见她劈开翻滚的白浪,巨大的船头不断喷溅着海浪 她就像一头狂暴的海怪,一心想要搁浅。就在码头木板和桩柱在超载船只的重压下爆裂开来之际,港口船长和他的两名手下从瞭望塔上纵身跃下。整个港口都因这股冲击力而摇晃不定。船只搁浅后,破碎的瞭望塔倒塌在人群之上,船身猛地压过士兵们,将他们碾压到海岸线上。“圣戈德贝尔塔”号刚一搁浅在士兵们身上,

第二艘船疾驰而来,擦着她的船尾擦过,掠过船尾右舷一角,然后猛地转向,左舷重重地撞击在港口,撞毁了一大片木制码头。港口再次发出巨响,伴随着撞击声和惊恐万状的民众的尖叫。又有十艘重型船只驶入港口。

船只驶入港口,形成一道由木头、绳索和帆组成的巨大墙,仿佛要吞噬整个海湾;桅杆、横桁和甲板上都没有船员的身影,墨西哥港仿佛被一支幽灵船组成的入侵舰队围困了一般。

如果不是神迹显灵,这两艘船的船体竟然完好无损,而港口码头的大部分却被摧毁,像一堆堆碎片一样堆积在岸边。紧随其后的是十艘船,它们缓缓驶入海湾,最终停了下来。面对着这些不速之客,人们像惊慌失措的昆虫一样四处奔逃;港口一片混乱。由于“圣戈德贝塔”号的船头被困在岸边,港口船长和他的卫兵爬上了船头甲板。

一个赤裸上身、浑身是汗、面容憔悴的男人踉跄地从船舱里走了出来。他向后跌倒在附近的墙上,滑落到甲板上。他佝偻着身子,像个醉汉一样摇晃着脑袋。水手。他眼窝深陷,似乎带着淤青,指尖也一样。港口卫兵蜂拥而至,其他人则涌入船舱。

港口船长指着头顶上方说道:“解开帆!这艘船停泊!”几个港口铁匠爬上桅杆。他走到那个满头大汗的男人面前,大声喊道:“这艘船的船长在哪儿?”他转向船舱入口,咆哮道:“所有船员都到甲板上来!把他们都带上来!”他又转过身对那个脏兮兮的男人问道:“谁指挥这支舰队?”

那人高烧不退,神志恍惚地回答道:“没有船长,没有舰队,只有大海。大海吞噬死者,吞噬所有死者。”

一名港口铁匠在船长耳边低语道:“他肯定喝醉了。”

港口船长继续盘问:“这艘船叫什么名字?这支船队是开往热那亚的,对吧?”他扫视着堆积如山的货物,又瞥了一眼其他船只的甲板。“你们的船都超载了。你们是怎么让它们不沉的,只有上帝才知道。你们是从哪里弄来这么多货物的?”

那人勉强回答道:“船是 圣戈德贝塔号 从卡法开往热那亚。”

船长命令两个手下:“把他扶起来,让他透透气。”他又对站在旁边的另一个手下说:“打一桶水来,让他清醒清醒。”船长摇了摇头,嘟囔道:“卡法 带着这堆货物?”他环顾甲板上几乎每一寸都堆满了捆扎好的货物,发现一只黑老鼠在木桶间窜来窜去。

他抱起双臂。“一千年也不可能。”

“船长!”船舱里传来一个声音。“这里只有五个人,船舱已经严重超载了。”港口船长盯着船舱。

这时,一个男人走了出来,擦了擦额头的汗。他接着说:“船长,这些人病得很重,我们得把他们抬走。”

两名卫兵从脏兮兮的水手胳膊底下把他扶了起来。

“啊!”那人惨叫一声,瘫软在地。受惊的卫兵们把他扔到甲板上,昏迷不醒的他四仰八叉地躺着,双臂高举过头,露出腋下两团像烂苹果一样肿胀的黑色肿块。肿块破裂,脓液和黑色血液混杂在一起,流淌在甲板上。卫兵们用裤腿擦了擦手臂。一股恶臭从腋下涌出。

睡着的水手。船长捂住口鼻,后退了几步。“以上帝的名义!”

然后他转过身,大声喊道:“离开这艘船!什么都别碰!船上有瘟疫!”

卫兵们飞奔向船头,而港口铁匠们则沿着桅杆飞奔而下,有的甚至一头扎进了水中。

随后的短短时间内,十二艘船全部被固定在港口,数百名武装士兵严密把守,奉命阻止任何试图登船或下船的人,即使动用致命武力也在所不惜。仅仅一天之内,关于船只被污染的谣言便传遍了整个墨西哥。

第二天,舰队船员请求医生登船救治病人。市政府官员同意了,但条件是医生一旦登船就必须留在船上。市里没有一位医生同意。港口官员用绳子吊着水桶送食物和水上船。水桶空了之后就留在船上。就这样,采取了各种预防措施来隔离船只。

第三天,死亡的恶臭飘过码头,被海风吹向内陆。

由于医生警告,守卫们奉命后撤,以免风将船上的传染病吹到他们身边。守卫们远离船只后,暮色悄然降临码头,饥渴难耐的老鼠们鼓起勇气,顺着船缆、系泊绳爬上码头,然后又迅速逃回码头,与它们的同类会合。

第六天,许多守卫病倒了。愤怒的民众聚集在港口,市政官员别无选择,只能下令十二艘船连同货物一起驶离港口,以免船只被纵火焚毁。来自热那亚、马赛、科西嘉和撒丁岛的驻扎水手们看到有利可图且能免费前往其他欧洲港口,便同意平分船队的珍贵货物,以此换取他们驾驶船只驶离港口并前往各个沿海城市的报酬。

第七天,港口将船只冲向大海。紧接着,黑潮涌动。死亡舰队解散了,大部分船只驶向了热那亚以外的港口。曾经拥挤的甲板空无一人。乘客和船员早已将一个个感染瘟疫的人抛入海中,直到无一人幸存。

表面上毫不起眼的墨西拿,其实早已注定灭亡。尽管港口已被热那亚船只驱逐,但盖特斯通瘟疫仍潜伏在码头下的阴影中。感染瘟疫的码头老鼠背上,爬满了同样感染的跳蚤,这些跳蚤体内孕育着疾病。它们的胃如同地狱的微小子宫,正处于分娩状态,准备产下邪恶的混合物。魔鬼的邪恶不断升级。短短几周内,拉撒路的邪恶母亲便将整个墨西拿的居民变成了一片结满瘟疫黑苹果的果园。这些苹果饱含死亡的气息,饱满而肥美。

她的拔毛。

于是,大瘟疫从码头区蔓延开来,席卷内陆,所到之处只留下一座残破不堪的城市。随着欧洲末日的到来,瘟疫如同熊熊烈火般肆虐。

山口

拉扎勒斯抵达山口已超过三周。在这段时间里,他的身体肌肉线条分明,原本瘦弱的四肢都转移到了他如今更加沉重、肌肉线条分明的双翼上。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在地面石块间短距离飞行,而是能够飞得更高更远。他不再攀爬墙壁到达屋顶附近的石台,而是直接飞过去。他不再绕着山口背面走,而是飞越山脊再飞回来,就能收集到柴火。即便如此,他仍然无法完成前往意大利修道院的旅程。即使是像收集柴火这样需要付出一定努力的短途飞行,也会让他气喘吁吁。他知道,要想飞越莱昂湾到达科西嘉岛,或者从科西嘉岛飞到意大利大陆,他必须证明自己至少能够在空中停留半个晚上。

凛冽的寒风从北方呼啸而来。昨夜的雨夹雪在石谷上留下了一层薄冰,宛如一层晶莹剔透的薄膜。在石窟内,拉撒路静静地躺在那里。他蜷缩在即将熄灭的篝火旁睡着了,平稳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气中凝成雾气。在他面前,一半的天花板空空如也,蝙蝠们蜷缩在较高的后屋顶上。

洞穴。

拉撒路呻吟一声,蜷缩成一团。他睡意朦胧,耳朵却竖了起来,在洞穴中搜寻着回荡的新鲜声响。他微微睁开双眼,原本硕大的瞳孔缩小成蓝色眼底上的两个黑点。

“猪?”他喊道,一边坐了下来。他露出獠牙,打了个哈欠。他揉了揉脸。“是你吗?”一声哼声作为回应。“现在不是你,蠢货。我累死了。”拉撒路在黑暗中摸索,发现那头野猪正在翻他的食物袋。“猪!不!”拉撒路猛地跳起来,朝野猪跑去。“快跑!”野猪从袋子里探出头来,嘴里叼着一个饱满的南瓜。它尖叫一声,叼着南瓜飞快地冲出了山洞。

“别这样!”拉撒路一边慌乱地翻找着麻袋里的东西,一边结结巴巴地说着。他掏出装血的瓶子仔细查看。除了瓶身侧面有一道细小的裂缝外,瓶子完好无损,没有破损。他松了口气,但随即又想到了什么,于是翻遍麻袋,发现那头野猪把他所有的粮食都抢走了。

“猪!”他吼道。拉扎勒斯从麻袋里取出一个小皮袋,把酒壶和其他他认为重要到需要随身携带的东西放了进去。然后他拿着钱包怒气冲冲地回到即将熄灭的火堆旁。“为什么?”他把钱包放在身旁,又添了些柴火。“我把食物分给你了!”他往余烬上扔了更多木柴,朝着洞口大声喊叫。他的声音传了出去。穿过洞穴,如同钟声穿透迷雾:“不可偷盗!”几只蝙蝠腾空而起,盘旋在洞穴上空,冒着烟的木柴瞬间燃起熊熊烈火。拉撒路透过火焰怒目而视。

又一周悄然过去,一场新雪覆盖了山口。在此期间,拉撒路割开了长袍的后摆,让翅膀垂了出来。他也重新戴上了面具。如果他想在山口上空盘旋一段距离而不被冻僵,这些改变是必要的。有了这些,他得以在空中停留了近三个小时。然而,即使是三个小时也不足以让他飞越海洋。随着冬天的临近,加上食物的匮乏,拉撒路最终因饥饿、疲惫和严寒而倒下。这些难以忍受的痛苦迫使他回到了洞穴,重新考虑他之前的承诺。

清晨来临,繁星如海,淹没在绯红的夜空中,仿佛即将消逝。昏昏欲睡的拉撒路再次添了些柴,然后躺了下来。他望着几乎空无一物的洞顶,只剩下四分之一的蝙蝠。他躺在那里,琢磨着是否该飞回修道院;悄悄溜进夜色,带着满满的厨房用品回到洞穴。

他嗅了嗅空气,一股熟悉的味道萦绕其中。他顿时感到胃里一阵翻腾。

拉撒路迅速爬过地面,举起一块巨石,展开双翼,腾空而起。他在洞穴内盘旋,目光始终锁定在通道入口处。

野猪没有察觉到拉撒路的存在,悄无声息地走了进去,慢慢地向拉撒路空空的食物袋走去。然后,它把头探进了袋口。

拉撒路拿着石头跳下去,击中了野猪的头部。野猪发出尖叫,蝙蝠从天花板上飞了下来。

野猪踉跄着走出洞穴。饥饿难耐的他举起石头,追了上去。他们一起冲出洞穴,穿过乱石嶙峋的山谷。拉撒路追上了尖叫的野猪,两人都翻过山脊,沿着东坡向下攀爬。野猪迷失了方向,停了下来,转身向他挥舞着獠牙。就在那一刻,拉撒路的石头击中了目标 野猪不治身亡。

拉撒路气喘吁吁,筋疲力尽,一把抓住野猪的后蹄,把它拖上山脊,朝山洞的方向走去。直到快到山脊顶峰时,他才意识到自己身处险境。他抬起头,眯着眼看着灼热的晨曦,这才彻底明白,太阳升起时,他正站在洞外。他拼命地把野猪拉过山脊,又拉回山坡的阴凉处。拉撒路一次又一次地拖着野猪穿过干涸的河床,在积雪中开辟出一条通往山洞的道路。积雪堆积在野猪身上,融化在它仍然温暖的皮毛里。时间飞逝,如同蜂群飞舞。太阳越升越高,繁星都被它的光芒吞噬。晒伤的刺痛感蔓延到他裸露的皮肤上,但拉撒路用尽最后的力气,一步一步、一码一码地向前走,全然不顾疼痛。

最后,他到达了洞口,把野猪拖进了阴暗的洞穴深处。

第一缕灼热的阳光从地平线上升起。拉撒路拼命挣扎。

拖着这头湿漉漉、沉重的牲畜,继续往黑暗深处走去。猪的屁股

拉撒路的腿被洞穴地面的一块岩石绊住了;他挣脱开来。他站起身,正准备承受又一次拉扯时,一道细细的红光 细如蛛网 从远处东侧山脊顶部的一道裂缝中射入。这道深红色的光束穿过乱石嶙峋的山谷,进入了……

光束射入洞穴,撞到野猪湿漉漉的后蹄上发生偏转。随后光束改变方向,从野猪蹄上向上攀升,最终正中拉撒路的眼睛。

男孩放开了野猪,彻底消失在阴影中。他扭动着身子,

它们在洞穴地面上四处乱窜,仿佛要逃离一群愤怒的黄蜂。“哦天哪!啊!啊!”

硫磺烟雾和灰烬从他身体的各个部位涌出,尘土飞扬的黄色雾气沉重地洒落在洞穴地面上。他手脚乱舞,胡乱地爬了起来,跌跌撞撞地往洞穴深处走去,就像那头迷路的猪跌跌撞撞地从洞里爬出来一样。拉撒路身后拖着一团黄色的灰烬,他穿过通道,冲进了洞穴最黑暗的深处。

“天哪!嘶!”他瘫倒在临时拼凑的补给袋上,翻滚起来。

“嘶!”受惊的蝙蝠从洞顶窜出,在他头顶盘旋。他翻滚着,用爪子抓挠着洞穴的地面,把麻袋拉到身上,抓起一切可以抓的东西。他所能做的,无论做什么,都无法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任何钱袋、祈祷或承诺都无法逆转这不可逆转的进程,因为一个被太阳灼伤的怪诞生物。冒着烟的身影把装满食物的麻袋拉到身上,然后坐直,用一只胳膊向后撑着。它嚎叫着的脸仰向洞顶,颤抖着,脸越来越坚硬,越来越脆弱,发出最后一声垂死的呻吟:“父亲!”颜色褪去,只剩下坚硬如花岗岩的灰色表面。

雾气散去,一尊栩栩如生的拉撒路雕像依然矗立。就连他的骨头也变成了石头。雕像倾斜倒下,一只石化的手臂伸向天空,手指张开,仿佛在向它呼求的父神伸去。而当最后的残骸……

尘埃和黄色的砂砾沉淀下来后,洞穴恢复了它基本未受污染的墓穴状态,除了偶尔有被惊起的蝙蝠扑腾着翅膀,噼啪作响的篝火舔舐着火焰,以及一块花岗岩上披着一件沾满灰尘和灰烬的侍从长袍。

【第十章完】



这部文学作品是创作出来的

d完全致力于

埃德加·爱伦·坡 (1809-1849)

愿他的精神永存我们心中。



~[GothicNovel.Org](https://www.gothicnovel.org)~